

广

东

通

志

七

九

三

六

廣東通志卷二百五

甲子重刊

金石畧七

宋一

元聖文宣王贊

并序存

若夫檢玉介邱迴輿闈里緬懷於先聖躬謁於嚴祠以爲易俗化民旣仰師於彝訓宗儒尊道宜益峻於徽章增薦崇名聿陳明祀思形容於盛德爰刻鏤於斯文贊曰立言不朽垂教無疆昭然令德偉哉素王人倫之表帝道之綱厥功實茂其用允臧升中旣畢盛典載揚洪名有赫懿範彌彰

加號詔

存

王者順考古道懋建大猷崇四術以化民昭宣教

本總百王而致理不變人文方啟迪於素風思肇
揚於鴻烈先聖文宣王道膺上聖體自生知以
天縱之多能實人倫之先覺宏功侔於簡易景鑠
配乎貞明惟列辟以尊崇爲億載之師表肆朕寡
昧欽承命厯曷嘗不遵守彝訓保乂中區屬以祇
若元符告成喬嶽觀風廣魯之地飭駕數仞之牆
躬謁遺祠緬懷遐躅仰明靈之如在肅奠獻以惟
寅是用徵簡策之文昭聰叡之德聿舉追崇之禮
庶伸嚴奉之心備物典章垂之不朽誕告多士昭
示朕懷宜追謚曰元聖文宣王祝文特進署仍
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并修飾祠廟祭器其廟內

制度或未合典禮並令改正給近便五戶以奉塋
域仍差官以太牢致祭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東封禮畢十一月

一日車駕幸曲阜縣謁奠

先聖文宣王命刑部

尚書溫仲舒等分奠七十二弟子先儒畢幸孔林

是日詔先聖加號

元聖文宣王御製贊又詔吏

部尚書張齊賢等次日以太牢致祭詔充公顏子

進封充國公十哲閔子已下進封公曾子已下進

封侯先儒左邱明已下封伯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奉勅諸道州府軍監各於

元聖文宣王廟刻御

製贊并詔十一月 日奉勅改謚曰 至聖文宣

王

謹案碑在南雄州學左有跋記其始末甚詳宋史禮志偁真宗東封幸曲阜謁孔廟帝特展拜親製贊刻之石又云明年詔封十哲爲公七十二弟子爲侯先儒爲伯或贈官親製元聖文宣王贊顏子以下宰臣分贊據此似謁孔廟爲元年詔封十哲等爲二年矣碑則俱在元年疑宋史誤也大中祥符碑刻當在開寶之後以贊爲真宗御製故列宋代碑刻之前臣不先君也餘同此

高宗真草孝經殘碑

經文不錄
碑存

謹案碑在廣州學 大成殿後井牀上今
遜明倫堂東序五層層凡五十二行行凡
十字惟紀孝章行九字標目之行或二字
三四字真草各爲一行真先草後石上下
有闕泐又廣要道章以下經文及書人年
月別爲石今已亡攷經中敬讓竝避寫作
欽恭又真草合爲一卷與董史書錄張鉉
金陵新志稱高宗御書孝經真草相間之
說合徐獻忠吳興掌故載高宗書孝經紹
興十四年立石則此刻當同時立也標目

無第一第二等字蓋鄭氏本

邢昺

校正義

名近日本鄭注不然與釋文間無標章名譌撰爾

日鄭注見章

文稱本鄭氏而後人據石臺本改已非陸氏之舊如無念誤刻毋念

鄭注無念無忘也毛詩本亦作解

無匪懈誤刻匪解

華嚴經音義引鄭注解墮也知經文亦作懈

灾害誤刻災害

說文裁或作灾籀文作災鄭今文知不从籀

莫誤刻續焉

漢書蓺文志師古注引臣瓊

作續焉得此刻尚足正之朱氏經義考載諸

府御書孝經皆云未見惜其至廣州時未

知有此刻也

大宋新修南海廣利王廟碑銘

并序

山南西道

節度掌書記將仕郎守右補闕柱國賜緋魚袋臣
裴麗澤奉勅撰 朝議郎行監察御史權知端州

軍州事臣韓溥奉勅書

存

臣聞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故也能善其下故百川委輸歸往焉亦猶山不自高衆塵由是歸矣海不自大衆水所宗焉是知不積衆塵無以崇其萬刃不積衆水何以成於四溟溟則海也以四夷分而言之謂之四海以大瀛總而言之謂之裨海其實一也炎荒之極南海在望洪濤瀾漫萬里無際風潮洶湧雲島相連浴日浮天乍合乍散珊瑚生於波底蘭桂聚乎洲上其或天吳息浪

靈鬼退濤彼俗乃駕象牽犀揀金拾翠入千重之
水纍纍口珠披萬頃之沙往往見寶自古交阯七
郡貢獻上國皆自海汎于江達于淮逾于洛至于
南河故礪砥砮丹羽毛齒革底貢無虛歲矣唐天
寶十載封爲廣利王口之冕服享以牢醴每歲春
秋致奠略無闕焉自有唐將季也中朝多故戎馬
生郊竊號假名憑深恃險五嶺外郡遂爲劉氏所
據始七十年故元曰口組包鼯茅菁闕供於王祭
矣何暇禱祀嶽瀆耶口乎物不終否否極必泰故
我今皇帝受上元之命庇下土之民協和萬邦光
被四表率土之內無遠弗屆金狄十二鄙秦帝威

於四夷黃龍一雙約賓人來於萬里故望雲馳奏
向日傾心納貢橐街者日有所至史不絕書蠹茲
炎陬獨迷聲敎阻絕我琛賈割剝我生民恣爲淫
刑濫行不道遂致人怨神怒衆叛親離民懷僕后
之心俗有後予之怨是則軒黃神聖猶亟戰於阪
泉帝堯聰明尚有征于丹浦弔民間罪可得行之
遂乃宜社出兵鑿門命將王師纔舉如時雨之降
若大鵬之征徧海岱而曾匪崇朝渡南溟而止期
一息圓月未再馳駟繼至則曰韶廣之壘今已平
矣渠魁之屬悉以擒矣下郡百餘所拓土千萬里
汎海舊地盡爲口口未旦日廣南道行營招討都

部署潘美陳露布俘僞廣主與官屬獻於闕下夫
高屋建瓴下坂走丸飛鴻之縱順風商飈之殞橋
蒸笑如是之易也若非我應天廣運聖神文武明
道至德仁孝皇帝聖謨眷畧之感應曷能平盪矣
豈直標其銅柱俾馬援分於漢疆禾若走以長纓
羈尉他獻於魏闕既而口口口截天下爲公由是
降德音覃濡澤繫囚未釋者俾其釋矣流人不歸
者咸使歸之汚俗濁而自清亂法邪而復正化廣
土爲王土變桀民作堯民衆人熙熙沐皇風如飲
醇醴睹聖政若享太牢上曰彼民旣龢彼俗旣化
廣利王之廟自阻隔已來寂寥莫睹今旣復其土

地可使視其廟貌俾重崇葺焉乃命中使往藏其事告帝王之旨敘克復之意蘋藻在薦蓋卓具陳酒一奠而海若齋淪祥風襲人嶽舞山轉若來朝於百神樂再奏而大壑溟涬炎精不竟浪息波停如恭聽於明命似律召呂疑谷應聲影象相傳盼鑾如在林麓以之森聳山川謂之清明嗚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陰靈不昧有感必通詎非濬哲之君孰曰靈長之德豈直揚清激濁梁簡文止述於詞賦乖鑾隔夷謝惠連空陳於讚詠式揚巨德宜樹豐碑虔奉綸言謹爲銘曰

無臯東峙朱陵南望極覽滄嶼渺觀洪浪鳳麟鎮

其西炎長洲其上迴洑萬里堆疊千嶂滉滉漾漾
汪汪洋洋源流地脈派引天潢限六蠻於外服通
七郡以來王仁惟利涉道乃靈長我后眷聖載服
洪荒惟神正直克享馨香靈胄之濤匪怒陽侯之
波弗颺善下其德旣濟其航千年萬禩永享蒸嘗
開寶六年太歲癸酉十月九日巳丑書建

謹案碑在廣州南海廟裴麗澤奉敕撰韓溥奉敕書不著篆額人當亦溥筆也宋史禮志云命儒臣分撰嶽瀆祠碑書于石豈其一歟溥題銜權知端州軍州事宋史溥傳不載又碑載太祖尊號與宋朝事實東

都事略竝合而宋史本紀誤刻聖文爲大
聖當以碑正之碑字多古借如仞爲刃本
無極山碑薦爲鷹本易豫釋文鯀不从草
本黃庭經葺从冂本逢盛碑縉之右體再
作肖本仲秋下旬碑竟作竟本劉歆遂初
賦史稱溥博學善筆札觀此益信惟届从
由桀作桀貯作盼皆謬舛或刻誤爾至用
書作茅菁疑所見本異蓋僞孔傳解菁茅
爲二物故菁茅亦有讀作茅菁耳

碑陰

存

推誠宣力同德翊戴功臣山南東道節度襄均房

復等州觀察處置兼三司水路發運橋道等使南面行營兵馬部署廣南諸州計度轉運使權知廣州軍府事市舶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襄州諸軍事襄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榮陽郡開國侯食邑二千戶食實封二百戶潘美

推誠翊戴宣力功臣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保使持節復州諸軍復州刺史本州防禦使南面行營兵馬都監兼御史大夫上柱國沛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五百戶朱憲 推誠翊戴功臣起復正議大夫秘省少監使持節韶州諸軍事韶州刺史廣南諸州轉運副使柱國瑯琊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賜紫金魚袋王明 都大提舉修廟中散大夫行
尚書駕部員外郎通判廣州軍府事兼市舶判官
杜國謝處玭 奉勅監修廟文林郎守廣州錄事
參軍事林洵美

謹案開寶碑陰朱憲係銜推誠翊戴功臣
宋文鑑擒劉鋹露布都監朱憲列尹崇珂
下則亦平廣之功臣矣而宋史紀傳世家
竝闕載潘美係銜有襄州刺史兼御史大
夫傳亦遺之王明廣南轉運副使東都事
略乃云以功擢秘書少監廣南轉運使亦
皆非也官階履歷當以碑爲眞爾